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四十一回 燕浪子奇謀劫牢獄 孫道人遁甲退追兵

話說燕青見了那個道士，覺得好生廝熟，正待問訊，那道士已上前施禮，說道：「此間不便說話，且請官人廟裡坐地！」燕青也不開口，跟了道士便走，直到一間靜室中坐定。道士奉過茶，燕青把他再看一遍，便道：「你莫非是何道士，法諱玄通的麼？」道士笑說：「是的，足見燕頭領好眼力！」這何道士，當日梁山泊啟建羅天大醮，他上山做過法事，曾辨識石碣天書，受過重賞，所以燕青認得。當下燕青說道：「今日幸會，不想棲鶴之所就在此間。」何道士道：「我不是這裡出身，只因去年一個師弟羽化，乏人主持，我來廟中照管。住得慣了，我便留在此地。不知頭領遠離山寨，到此有何公幹？」燕青未答，忽見又一道士入來，卻是孫壽鶴。燕青說道：「你敢是見俺到此，跟蹤入來？」孫壽鶴道：「不是的，俺嫌客店中不便，獨自借住在此。」何道士讓孫壽鶴坐了，便道：「師兄也認得這位頭領？」孫壽鶴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俺因北京棲身不得，已自上了梁山。」何道士道：「你們恁般膽大，前日梁山泊好漢鬧了天齊廟，拿下一個神行太保，州城裡十分緊急。若被眼明手快的公人撞到，須不是要。」燕青道：「你說這話，俺們正為戴院長而來。」半晌，燕青又道：「這廟裡倒幽靜，俺們只有三五個人，若容許在此存身，萬分感德！」何道士默然不答。孫壽鶴把他拉到一傍，說道：「師兄，不是我駭嚇你，這班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好漢，無事便罷。若使他們著惱，便要做出事來，面上須不好看，不如答應了，保得太平。」何道士聽說，就沒口子答應。燕青便出廟去，把李逵帶了來安頓；樂和、楊雄、石秀也先後閃將入來。燕青在廟中看了一周，回至靜室。樂和告道：「俺方才走過大牢門首，幾個兵丁教俺唱曲，俺就勢探聽，哪知十分嚴密，竟得不到一點消息。」燕青道：「俺們既到此地，不問事情難易，總得設法救取戴院長出獄。」何道士聽說，在傍搖手說道：「眾位休得造次，這裡城中有一猛將，複姓東方，力如虓虎，因他善用一柄鐵方梁，神出鬼沒，無人可敵，人家便都叫他鐵方梁大將，卻把姓名隱了。此人鎮守州城，每日引兵巡查，兀自嚴密，你們須索仔細為妙！」李逵叫道：「你這道士，敢想來駭嚇人，老爺若撞到時，先砍下他的腦袋！」燕青忙把李逵喝住，又將城中情形，向何道士問個仔細。眾人便在廟中商議，要救取戴宗出獄，不在話下。卻說這裡泰安城中，州尹姓溫，東京人氏，本是個諛佞小人。因逢迎得法，投入蔡太師府，被他做到州尹。到任以來，只是行權使勢，貪賊虐民，弄得家家冤苦。前日拿了神行太保戴宗，因自家眷口被殺，好不痛恨，親自坐了兩堂，用重刑逼取戴宗供狀，下在牢裡。這州尹鑑於江州、北京舊事，不敢就將戴宗處決，又沒膽子解上東京，商議結果，卻教當牢節級符保，在牢中暗將戴宗結果，好把首級解京請賞。且說這符節級，那日奉到州尹之命，因戴宗是梁山泊好漢，恐惹禍殃，遲遲不敢下手。過了兩日，州尹不見首級獻去，連連催促。符節級勉強答應了，卻回到家中兀坐，心上打算。一回兒，天黑了，符節級想，州尹限他當日三更後覆命，卻如何下手？心上七上八落，正苦沒擺佈處，只聽得門兒一響，兩個人閃將入來，唱個喏，對面立定。只見為頭的那人說道：「節級休驚，俺是梁山泊好漢浪子燕青，這位是拚命三郎石秀，奉宋公明將命到此，探聽俺們戴院長吉凶下落，伏乞見告！」符保不由暗吃一驚，急讓二人坐了，說道：「姓戴的英雄，好好收在大牢內，只是今夜……」說著，忽然住口。燕青連問：「今夜如何？」符保見問得緊急，不敢隱瞞，只得將情實告。說道：「不是小人有心想害他，州官之命，不敢不遵。」燕青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也不能怨你。」便在身邊取出兩封銀子，放到桌上。說道：「俺們奉命到此，本擬設法救人出獄，見今事機急迫，既不能救取活口，便請節級留他一付衣巾，待俺們拿回山寨繳令。白銀兩封，聊作酬勞。」符保哪敢收受，呆呆對著二人，沒得話說。石秀道：「節級不許麼？若要拿俺二人邀功，便請速去報官，誓不皺眉！」此時符保敢說什麼，只得收下銀子，二人唱個喏，出門自去。符保守在家中，獨自吃了一回酒，將近三更時分，卻待出門，只見燕青、石秀又閃入來，卻要跟人大牢中去。符保哪裡肯應，說道：「牢獄森嚴，門外又有兵丁輪流看守，耳目眾多，閒人如何進去？」燕青道：「只也不難，節級取兩套舊衣服給俺們換了，便得混入，待拿了衣巾就走，鬼也不會知道。」符保只說事情太大，不住的搖頭。石秀忽地跳起身來，一把扭住符保說道：「你不應，俺便叫將起來，只說你私通梁山泊，收受賄賂，和你去一齊受罪。」符保大驚失色，沒有一句話。燕青做好做歹，卻把石秀勸住。符保生怕決撒，只得取出兩套衣服，給換上了，引了二人便走。走到牢門跟首，那兵丁照看一下，自也不疑，安然進去。裡邊小牢子見兩個面生人，攔住了卻待查問，給符保說了幾句，便也無話。符保引二人走入第一重獄門，便教住步。燕青道：「明人只說亮話，俺們二人滿身是膽，不見得會反牢劫獄，節級忒煞多心。」符保無話，引二人再向裡走，直到一所榻房之內，教且在那裡等候。符保叫兩名小牢子，拿了繩索、石灰、布袋等物，先到一個亭子裡，點起燈燭。符保走到戴宗面前，說了一遍，開去匣床，直拉到亭子裡，戴宗默無一語，淚如雨下。兩個小牢子把戴宗綁了，拖到大樁半邊，卻待動手。只見燕青、石秀搶入亭子來，後面跟著個黑臉大漢，神情兇惡。符保見頭勢不對，翻身待走，早被石秀劈臉一刀，恰好正著，仰面而倒。那兩個小牢子唬呆了，叫喚不出，渾身酥麻。燕青、石秀兩把樸刀齊下，人頭落地。石秀忙在屍身上取下腰牌，那黑大漢割斷繩索，背了戴宗就走，此人便是黑旋風李逵。當下燕青吹滅亭中燈火，一齊奔向外面，忽見一個小牢子對面走到，叫聲：「完事麼？」燕青應聲：「完事」，迎頭只一樸刀，又把那小牢子剝倒地上。三人走到牆邊，拍了兩下掌，只見牆頭上放下一把長梯，一人從梯而下，卻是鐵叫子樂和。燕青、石秀放了樸刀，伸手把定梯子，樂和先行爬登牆頭，李逵背了戴宗，跟著慢慢爬上梯去，悄無聲息。樂和身旁取出繩索，把戴宗攔腰縛了，李逵雙手扯住繩索，從牆頭輕輕吊將下去。楊雄、孫壽鶴早候在牆下接應，沒多片刻，戴宗已安然脫險，到了隔壁許真君廟內；樂和、李逵、燕青、石秀一齊爬過牆頭，拔去長梯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這一番手脚，都是燕青和石秀預定的。且說眾好漢救了戴宗，燕青便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大家趕快混出城去，若至天明，大牢內事情敗露，插翅難飛。」大家急忙打點，各執兵刃，計燕青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樂和、孫壽鶴、何玄通，連戴宗共是八人。

這時廟中道士都在睡鄉，何玄通一聲不響，跟了眾人就走。一行人出了許真君廟，直到城門跟首，已是四更，值夜的軍士見多人走來，喝聲：「住步。」燕青、石秀挺身上前，叫道：「奉州尹相公火速公事，出城走遭，領有腰牌在此！」那軍士看了腰牌，說道：「你們這一干人，何以只有三塊腰牌？」楊雄叫道：「大哥，俺也有的，請你來照驗一下。」一個軍士走近身來，楊雄突地一刀，將那軍士剝倒地上。燕青、石秀、樂和等各拔刀，把守門軍士盡都殺死，斬關而出。戴宗因腿創未癒，仍由李逵背著，大家在後護定，取路而走。迤邐前行，約莫五七里路，只聽得背後喊聲大起，好多馬步官軍著地趕來。眾人回頭看時，只見火把齊明，殺聲動地，好大聲勢。戴宗在李逵背上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官兵大隊趕來，如何抵擋，請你們把俺棄下，趕緊回山罷！」李逵道：「你休如此說，待他趕近，索性大家上前殺個痛快。」眾人回頭看時，火光越近。戴宗道：「眾寡不敵，如何是好？」只聽得孫壽鶴說道：「列位休慌，待俺施個小術，且躲避一回再說。」戴宗道：「師兄，可是五行遁甲之術，快請一試！」孫壽鶴向四邊一望，只見前面有座林子，便教大家趕緊躲入林子，點一下人數，連自己恰是八人，便按八卦方位，令七人先行坐下。孫壽鶴口中唸唸有詞，抓把土向外一撒，又咬破指尖，吸一口血望空噴去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自己也連忙坐下，吩咐大家不准開口，自然靈驗。眾人都在林中坐地，哪敢做聲。只說泰安州大將鐵方梁，因梁山泊強人越獄斬關逃遁，奉了州官之命，星夜引兵出城追趕，趕上五七里路，不見強人一點蹤跡。鐵方梁在馬上叫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他們破東門而出，此地是必經之路，難道插翅飛去不成？」正說間，只見一個馬軍都頭報導：「俺們五十騎馬匹，方才向前趕去，曾隱隱聽得人聲，不想趕到那裡，卻連鬼也沒得一個。」鐵方梁道：「此地向前約莫一里路程，有一座大林子，遮莫賊人躲在裡面？」便催動人馬，一路向前趕去，火光之下，大家打一看時，只見一片白茫茫地，似煙似霧，哪裡有個林子。鐵方梁道：「這裡一座好大的林子，怎的不見了？」一個兵士說道：「好奇怪，都是迷茫一白，不見一棵樹影，敢是林子還在前面？」鐵方梁引軍再走，又趕了一里多路，不見什麼，只得退回州城而去。

再說眾人當時躲入林子，都聽孫壽鶴吩咐，各按方位坐定，垂頭閉目，不作一聲。只聽得一陣人喊馬嘶，大隊追兵已到，那些官軍只在林子外講話，卻不入來，鬧了半晌，方才過去。一回，卻又聽得折回來，聲音嘈雜得分不清楚，又是鬧了半晌，才行一哄

而走。大家靜坐著，將近一個時辰，只聽得孫壽鶴叫道：「見今追兵已去，俺們可以走了。」大家起身，睜開眼來一看，曙色已露，村雞亂唱，快天亮了。李逵叫道：「悶死我也！都是這老道弄鬼，害我做了半天啞巴！」樂和道：「孫道人，不信你有如此神通！」孫壽鶴道：「這般小術，何足為奇，今夜仗著天昏月黑，僥倖瞞過他們眼睛，若在白天，這遁法便不易施展。」燕青道：「戴院長曾講過，道人善能五行遁甲，我不相信，今日方知此話非虛。」說著，大家都到林子外面，東方已明。李逵仍把戴宗背上身，叫道：「俺聽到林子外人馬聲音，幾番替戴院長乾急，他苦的兩腿不能走，怎生逃遁？倘那烏官軍殺入來拿人，俺抵椿拚了這條性命，將他背了，一口氣奔跑回山。」燕青道：「你背上個神行太保，便思學他跑路，可惜不曾作法，兩條毛腿跑不快。」說的眾人都好笑。七人上路便走，毫無耽擱，到了山寨。宋江聞聽戴宗回山，又邀得何道士入夥，好不快活。便記下各人功勞，又將李逵申斥一頓，將功贖罪，警戒以後不准胡行惹禍，一面排下筵席，合寨慶賀。戴宗腿創，自有安道全替他治癒，好好養息。何道士便和孫壽鶴做伴，也充了石碣亭常持道士。

山上大宴，一連數日，大家正吃得有興，只見嘍囉上山報導：「不知何處來的官軍，約莫數千餘人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山寨來也！」宋江聞報，便命金毛犬段景住再去打探，到底是何處人馬。